

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护一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因探析

刘 波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体系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种种危机,存在着内生性的缺陷和无法消弭的张力。美苏两侧翼大国被排斥在该体系之外;对德国的苛刻惩罚一方面埋下了复仇心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少数民族问题和委任统治,引起体系内主导力量边际效应;赔款、安全等问题引发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体系内大国之间的罅隙。正是这些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护一战后的世界和平。

[关键词] 国际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和平; 凡尔赛体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7)06-0020-0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依凭战胜国新的力量对比精心设计的凡尔赛体系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转化时期, 它存在着内生性的缺陷, 机制不健全, 无法消弭的张力致使体系本身失效。正如列宁所说: “靠凡尔赛和约来维持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1](P352)} 凡尔赛体系不但没有完成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反而在极短的时间内诱发了另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来探析凡尔赛体系所存在的机理性缺陷, 希冀能对当今世界新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模式提供启示。

一

20世纪上半叶, 美国和苏俄在人口资源、经济技术总量规模和地缘政治优势等方面已经显示出欧洲的衰落和美苏的兴起。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重建方式, 集中体现出两国的崛起与创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参战, “导致了一种立

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意识”, 即列宁的革命口号和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2](P39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传统欧洲中心之外的这两个侧翼新兴大国就提出了重塑世界秩序的方案: 一个是列宁所倡导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个就是威尔逊为抵消苏俄影响而提出的以国际联盟取代均势外交的构想。两位政治领袖关于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迥异于英法传统的权力与利益现实主义外交观, 充分反映出战后国际社会在国际政治思维方式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

威尔逊带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的战后世界秩序蓝图的基石是国际法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均势和秘密外交。当然在老迈的欧洲均势外交家眼里, 威尔逊的这种道德色彩浓厚的外交政策令人诧异和显得虚伪。威尔逊的和平外交计划一方面固然有其“救世”的理想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包含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争夺战后世界领导权的战略意图。威尔逊

怀中揣着“十四点计划”来到欧洲，想借着英、法遭削弱，美国实力增强的新格局的形势，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战略新秩序。“我们应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它。”^{[3] (P.4)}然而，威尔逊的战后设想纲要从一开始提出就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美国国内就要不要签订《凡尔赛和约》、加入国际联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国际派主张加入国际联盟，批准《凡尔赛和约》而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洛奇为首的孤立主义者强烈反对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制造的国联。最终这场国内政治斗争以威尔逊失败而告终，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最终也没有加入国联。美国重新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中去，留下老迈的英法两国勉为其难地支配着欧洲乃至世界事务。美国缺席凡尔赛体系，造成主要战胜协约国英、法、美在如何维护一战后世界和平的具体措施上缺乏有效的磋商、协调机制。

一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此外，经过短暂的战争洗礼后，美国军队实力也颇为强大，老弱的欧洲在安全上需要美国的帮助。一战所遗下的诸多问题，需要英、法、美集体协调。美国的退出，使欧洲乃至世界安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组织上的失效造成了一系列新的国际问题，对当时的安全安排形成了新的挑战。例如，法国以放弃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而换得英美对法国的安全承诺，但随着美国退出凡尔赛体系，法国与英美之间的协定随之取消。“由于美国未能同意在发生德国侵略时保卫法国，法国就毫无防御力量可言，既没有什么新的体系，也没有足以防止下一场战争的势力均衡。”^{[4] (P.233)}法国对于当时形势的不安全认知，促使其伙同比利时于1923年1月11日出动约10万军队占领了鲁尔地区，引起欧洲乃至世界局势的震荡。最后鲁尔危机为德国所利用，德国赢得了英美的支持，法国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撤出鲁尔地区。随后作为危机的产物“道威斯计划”的实行，标志着法国政策的失败，表明巴黎和会赋予法国在赔款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已

经丧失，德国的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种集体协调机制的缺乏为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和发动侵略战争播下了灾祸的种子。而在战债和赔款问题上，更是离不开美国的参与。美国在战前是个债务国，战后却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但由于它没有成为凡尔赛体系的一员，因而没有做最大债权国应做的事，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4] (P.234)}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促使围绕赔偿和战债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得赔款与战债问题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一个不稳定因素。英法美在战债赔款问题上各行其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大国沟通协调机制，导致他们在战债赔款问题上产生了较深的矛盾，这给野心勃勃的德国在外交上打开缺口创造了契机，从而给当时的国际安全格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府，尽管受革命和协约国干涉的影响，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但其作为大国的根基并没有被根除。苏俄仍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战胜国先是以消灭苏俄为目的，并组织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但是没有成功；接着又以孤立苏俄为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凡尔赛体系就是反苏反共的工具。凡尔赛体系的根本目的是要力图稳定通过殖民地再瓜分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以便对抗俄国十月革命后兴起的革命潮流。^{[5] (P.61)}这种仇视共产主义思想，在以后20年内没有改变。凡尔赛体系这种反苏反共情结，使得在严惩战败国的时候，手下留情，妄图维护发挥德国对俄国的制约作用，把德国作为日后反苏反共的工具。当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之时，英法仍然敌视苏联，这不但是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苏德再次接近的原因之一，其结果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晌。

十月革命后，出于对新政权的巩固以及打破已经形成的外交上孤立的被动局面，苏维埃政府提出并奉行其富有创见的和平共处政策，明确提出苏俄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规范准则，为争取战后世界秩序重建以及和平

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然而由于苏俄被排斥于凡尔赛体系之外,苏俄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富有创见的外交政策方针,没有在一战后产生应有的全局性影响。凡尔赛体系所构筑的框架内没有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把苏俄摒弃于体系之外,并恐惧仇视之,使之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加剧了其国际环境的不安全感。这种做法本身就为体系坍塌留下了隐患。

需要正在崛起的欧洲两大侧翼强国美国和苏俄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系,美、苏却退出,这本身就使凡尔赛体系在建立伊始便遭重创。美国退出欧洲政治和拒绝加入国联,加上苏联暂时羸弱和孤立自处,导致战后世界格局呈现出一幅仍然以欧洲为中心的矫揉造作的图景,其中看似最重要的居然是已在大战中遭到严重损伤的英法两国。^{[6] (P 190)}

二

由于德国在英、法、美等大国战略中的不同地位,使得大国在处理战败的德国问题上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既不像法国人希望的那样严厉的足以把德国人永远踩在脚下,也不是宽大的足以使被征服的人安于自己新的处境。”^{[7] (P 162)}《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对德国来说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把所有罪责完全推给了德国,并大肆宰割德国,其成立的基础在道义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合法的。与此同时,战后背负种种战败带来的耻辱,德国民族团结一致,积聚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大量的美国贷款,浇灌了本来就异常强大的工业体系,使之重新活跃并孕育了德国复兴所需要的极大的军事潜力。诚如保罗·肯尼迪断言:“1919年后,德国仍然是一个潜在的了不起的大国。”^{[8] (P 228)}

“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在于既激发了德国的复仇心,又加强了德国根本的地缘战略地位并赋予德国潜在的战略优势。”^{[6] (P 182)}从一战结束到凡尔赛会议,德国决策层一直存在着签字派和拒签派的斗争。当1919年5月12日德国国民议会讨论是否接受和约时,参加会议的所有党派从未有

过的空前一致反对批准和约。谢德曼政府曾以集体辞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只是在协约国声称“如果不签字就占领德国,并私下许诺将不追究德皇及德国军官战争责任的情况下,德国才被迫在和约上签字。”^{[9] (P 220)}对德的严厉处罚在和约公布时,就引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正是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使得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蔓延,成为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这对日后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势力在德国的崛起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早在大战结束前夕,威尔逊就预感到这种危险。他断言:“和平的条件不能永久地栖息于痛苦、憎恨和残酷的回忆之上,因为后者好像流沙一样。”^{[5] (P 62)}

一个国家可动员的民众对政府外交与国防政策的信心和支持程度,即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是国家实力构成的重要精神因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与实力的重要因素。凡尔赛体系使得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受到压抑,激发了德国人民的爱国复仇情绪,这客观上起到了统一聚合大国民众的精神作用,增强了德国潜在的战略优势,为其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准备了主观条件。

从战后德国国家战略发展路径,可以清晰的看出德国自始至终根本不打算认真执行《凡尔赛和约》,特别是当协约国内部存在分歧时,伴随着德国国力的恢复与增长,其必然会从要求修改条约到不履行条约,直至撕毁条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第一次对德国将军们讲话时,就公开叫嚣:“为反对凡尔赛体系而战。”^{[10] (P 299)}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德国就开始了冲破凡尔赛体系的尝试。1924年9月29日,德国政府向协约国提出了加入国联,同时还要求取得殖民地委任统治权和修改和约中有关德国在军备方面不平等状况的条款。这实际上是向凡尔赛体系的公然挑衅。如果这些要求得以满足,凡尔赛体系就等于名存实亡。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对凡尔赛体系是个巨大的讽刺。20世纪30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国家,为了彻底摧毁凡尔赛体系,不惜对外扩张、侵略。最后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富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德国,对一战后所建立起来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极端仇恨,不能不说凡尔赛体系是自掘了坟墓。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大肆掠夺,导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产生无法消融的矛盾,这使得该体系从建立之初,就很难起到维护一战后世界和平的作用。正如法国元帅福熙所预言的:这不是和平,只是 20 年的休战。

三

一战后,巴尔干的均势局面被摧毁,在帝国土崩瓦解的废墟下,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造成了该地区一定程度的权力真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沙俄、德意志、奥匈、土耳其等欧洲四大帝国瓦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兴国家的出现使中东欧少数民族的数量由 5400 万人下降到 1680 万。但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杂居状况,协约国在划定新兴国家的边界时,尽管一定程度上按照了“民族自决的原则”,然而也存在着从自身既得利益出发,出于战略均势等方面的考虑来划分领土,这必然衍生出新的民族问题。在东欧,“那里的民族分布犬牙交错,民族间的敌对由来已久”。因此,“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据此划分国际的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11] (P.9)}波兰人口中有 380 万罗塞尼亚人(乌克兰人),100 万德意志人;捷克斯洛伐克有 330 万德意志人;罗马尼亚有 150 万马扎尔人(匈牙利人)。正是这些人为主观分割领土所造成的少数民族问题,为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纠纷不断埋下了伏笔,民族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后大国为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挑起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在这些问题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便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要求回到德国去,希特勒利用民族问题作为侵略工具,策划了“苏台德”问题,并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慕尼黑危机,一步步走向了世界大战。劳合·乔治在《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前对和平会议的几点意见》中说到:“我强烈反对把更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交由某个其他国家统治,德国人确

认自己是世界上精力充沛,最富有影响力的民族之一,让若干小国把德国围住,而组成诸多小国的人民,不仅早先未曾给自己确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且控制着众多德国民众的效果,又为这些德国民众重新与自己的本土结合而大喊大叫,我无法想象未来战争的任何起因,会有比这更大的了。”^{[10] (P.35)}事实也正是如此,凡尔赛体系关于民族、领土划分等问题处理的缺陷,日后为法西斯所利用,成为引起国际局势紧张动荡,发动侵略扩张战争的一个借口。

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前殖民地,采取“委任统治”形式,这种方式本质上没有改变陈旧的殖民主义统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实质。一战后,英法试图继续维持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的经济掠夺,这不可避免的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凡尔赛体系的冲击。西非、西南非和东非、近代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反对殖民地运动,从总体上对于殖民帝国的生存能力和永久性提出了疑问。^{[8] (P.352)}诚如 A. J. P. 泰勒所言,这是用精心制作的遮羞布来掩藏它们的帝国主义利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给凡尔赛体系在远东地区打开了一个缺口。巴黎和会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主权被“让予”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时,群情激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遂指示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就打乱了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秩序,冲击了凡尔赛体系。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屈辱的《色佛尔和约》,凯末尔领导革命胜利,粉碎了英国、希腊的武装干涉,捍卫了国家主权,新政府没有批准这个和约,使得协约国不得不与土耳其另订《洛桑条约》以取代《色佛尔和约》。《洛桑条约》的签订,不仅维护了土耳其人民的主权,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土耳其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也有力的冲击了凡尔赛体系。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起义,印度反英斗争,印尼民族大起义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向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由凡尔赛体系所构建起的等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起猛烈的冲击。

凡尔赛体系,无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

族独立意识觉醒的现实,依然按照大国意志重新进行利益分配分割,压制广大亚非拉国家,这既违背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也不利于切实有效维护一战后的世界和平。广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制约着英法大国的全球战略实现,使得英法维持殖民统治的成本高涨。实际上已经极其虚弱的英法在战后对同盟国之前的殖民地进行“委任统治”,随着殖民地范围的扩展,所形成的边际效应明显,使得他们不得不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来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再加上一战后英、法遭到严重削弱,这样使得他们面对德意侵略扩张时,反应缓慢,有所顾忌,绥靖政策的产生与此不无关联。

四

凡尔赛体系在具体利益分配方面,由于各国在大战中所处战略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利益和遭受的损失也彼此差异,因此在列强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形势下,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掠夺要求和争夺计划。美国因远离战场、贩卖军火大发横财,战前欠外债 55 亿美元,战后则成了债权国,输出的资本总额达 103 多亿美元,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 1/3。因而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算争夺世界的领导权,威尔逊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在导致凡尔赛条约的巴黎和约中,美国一直采取这样的立场:未来的世界和平要求,作为一项普遍原则,必须这样的占有和治理,以保证给予一切国家的商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平等的待遇。”“美国政府认为它有权利参加关于这些租让权的地位的任何讨论,不仅由于美国公民现有既得利益,而且还因为,公平的对待这些租让权对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一般原则的开始运用是必要的。”^{[10] (P 78-79)}美国希望在一战后保持德国比较强大的政治军事地位,使之抗衡英法和遏制苏俄,在经济上美国也不愿意过多削弱德国,以避免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德国被严重削弱就无能力偿付对英法的赔款,英法就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偿还拖欠美国的战债,美国经济势必受到严重影响。在亚太地区美国要削弱战后的所有对

手:英、法、日等国,保持中国的贫弱状态并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的勃勃野心必然要遭到竭力保持并扩大既得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顽强抵抗。英国企图维护原有的世界霸主地位并主宰欧洲,要求德国及其他战败国支付赔款以恢复经济;消灭德国海军以保持英国海上的霸主地位;在欧洲继续实行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反对过分削弱或肢解德国,以抗衡法国和抵制苏俄;在远东既要利用和日本的结盟反对美国的扩张,又要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以保卫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法国企图争夺欧洲的领导权,打算以永久保证法国的安全为理由,不仅要恢复失地: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彻底肢解德国;要索取高达 2090 亿金法郎的赔款,从经济上摧毁德国;同时还要彻底裁减德国的军备,使德国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显然,法国要彻底严厉制裁德国的打算必然会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而经济上的困境无法给以法国在外交上足够支持,因此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全部实现。“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拉大了英法间的鸿沟。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方便德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加以东欧的弱势,久而久之德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便告确立。”^{[12] (P 246)}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较晚,又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当薄弱,但战略野心颇大,要在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占据支配地位,这与英法的利益显然相悖,其要求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日本是大战的另一个获利者。它乘欧洲列强厮杀之际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它的战后目标是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显然,日本的野心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威胁到在该地区有较大利益的英国,更是为觉醒了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日本最终必然会受到美、英、中的联合遏制。

帝国主义大国因分赃不均而导致相互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成为体系的一个“软肋”。随着这些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激化,体系的制约能力不断弱化,必然无法阻挡导致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战争。而新的大战将会使更多的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列宁指出:“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者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

世界的崩溃。”^{[13] (P.99)}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凡尔赛体系得以维持的基础出现动摇,体系的肌体本身出现了问题。一战后的世界和平,依靠凡尔赛体系来维持,实为空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使人们深感战争的恐惧,人们意识到要改变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缓和各国的“安全困境”,必须用集体安全来代替均势。“我们似乎最清楚地看到了重建世界秩序的途径,我们已经成立了国际联盟:在我们发现战争之前,我们交换意见,当我们不能得出直接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召集专家让他们来解决问题。”^{[14] (P.59)} 主要战胜国都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国际组织,通过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准则,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来维护根据协约国的意志而建立起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组织就是一国际联盟。因而,1918年4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被列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但国际联盟缺乏作为世界性国际组织应有的权威作用,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无法得到各国在安全事务上的认同,因此在处理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时就不免显得软弱无力,疲于应付。国联的基本任务标榜着要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一战后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其空想性大于操作性,这个国际组织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充当国际格局的“花瓶”。^{[15] (P.78)} 它也只是英、法等国的外交工具,没有也不可能担负起维持持久和平的使命和责任。^{[16] (P.54)} 可见,国际联盟从它成立时起就成为英法所操纵的维护一战既得利益的工具。国际联盟变成了大国争夺的工具和舞台,无法发挥国际联盟盟约所希望的效力与作用。“各大国所追求的不同的国家利益压倒了国联以维护现状为本的正义原则”。^[17] 国际联盟既不能制止军备竞赛,又不能制裁侵略,无疑是脆弱的凡尔赛体系又一大致命弱点。

1919年后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行之有

效的国际体系,根本的原因在于战胜国之间缺乏任何真正的合作措施,政治互信缺失。英法两国实行彼此独立而且很多时候由于英国“扶德抑法”政策,导致两国关系冷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外交政策路线处于对立状态。美苏则远离国际舞台,使得体系更为残缺不整。如约瑟夫·奈所言“从结构上看,一战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凡尔赛和约》一方面太苛刻,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太宽容,让德国拥有了对抗该条约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和苏联长期处于欧洲的均势体系之外,德国的行为没有受到制约。此外,国际体系的过程也缺少缓和性。”^{[18] (P.149-150)} 这些诸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英、法等帝国主义大国精心设计的凡尔赛体系——这个从来就没有稳定过的国际关系体系,很快就被德、日、意法西斯冲垮。20世纪前半期的凡尔赛体系,从建立逻辑到内部机制的运作,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而它不仅没有能够消除战争,反而又引爆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纵观以上通过对凡尔赛体系的几大致命缺陷的分析,不难看出:一个世界性国际体系要想维护世界和平,体系和要素之间或各要素之间必须建立高效、健全的协调机制;体系必须容纳那些潜在的抑或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性大国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家等积极力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架构;体系本身不是以压制、掠夺为目的,而是应真正地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来建构国际关系体系,并尽力消弭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张力和矛盾;同时还要加强体系中各要素间的沟通、理解与协调,逐步培养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体系认同感。只有这样,该体系才能真正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在以上几点都存在着巨大缺陷,有着无法消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凡尔赛体系本身甚至从一开始就缺乏对付破坏其结构稳定性的有利因素。因此,在短短的20年内,希特勒聚集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装机器,最终用战争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格局。^{[15] (P.79)}

[参考文献]

- [1] 列宁.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M]. 列宁全集 (第 39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2]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 [M]. 吴象婴等.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3] 徐蓝.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J]. 历史教学问题, 2000(3).
- [4] [美] 罗伯特·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七大百年外交风云 [M]. 胡利平, 杨韵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5]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国际关系史 (现代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6] 时殷弘.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7] [美] H 斯图尔特·休斯. 欧洲现代史 [M]. 陈少衡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8] [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M]. 王保存等.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9] [苏] 维戈兹基. 外交史卷三 (上)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 [10] 方连庆等编. 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 (上)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1] 时殷弘. 旧欧洲的衰败 [J].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6).
- [12]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M]. 顾淑馨, 林添贵.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 [13] 列宁.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列宁选集 (第四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4]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5] 李义虎. 国际格局论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 [16] 孔韩冰. 历史瞬间——20 世纪重大事件的起源及其影响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0
- [17] [美] 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 [M]. 卢明华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18] [美]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双木)